

李光裕，探問山林間



■展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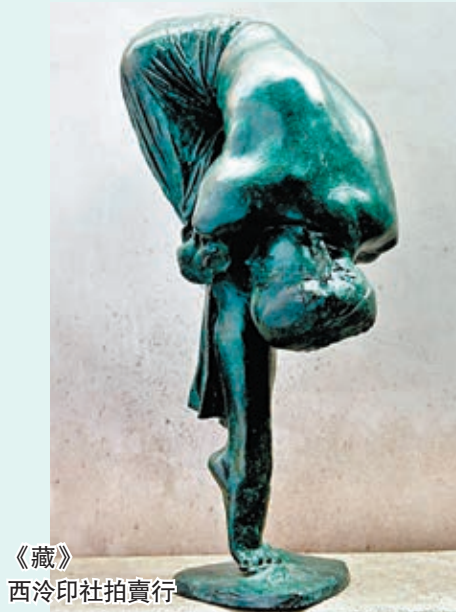


■在自然與雕塑間，李光裕認為自己只是工具。

華人收藏界對雕塑的熱情遠弱於書畫，如果你知道朱銘，也就應知道李光裕。

1995年，《凝II》坐落在台北國立美術館玄關處。這一指標性位置，以及內蘊雄圖卻謙遜隱蔽的完美姿態，與美術館空間共同交織的美學效力，大致確定了時年不惑的李光裕在台灣藝術史中的座標。2014年，六十耳順的李光裕在經歷創作的得失成敗後，清晰了自身的軌跡、定位和未竟之責，勇敢突破舊我的創作局限，平靜地回應初心，於采泥藝術「空山」展出之新作，呈現「寵辱不驚，始終如一」的創作之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藏》
西冷印社拍賣行

可以說，李光裕親歷了1970年代台灣本土文學論戰——「國際」與「在地」的辯證，後他遠赴歐陸接受技術與理論的訓練，學成歸台後更致力在反思自身的文化與生命基因。除透過神像、古董與文物，重新考察東方美學魅力，也投入禪宗、藏傳佛教與氣功等修煉。

1990年代，他擺脫西方的寫實雕塑系統，成功發展融合東西美學且廣受認同的系列作品。為了追求更專注的藝術創作，他在2006年末達退休年齡前，提早卸下師職，轉入山林之間，靜心探索自然與自身生命之間那永遠無法言明的無盡探問。

生命中悲喜並進

「藝術家普遍的苦難是沒錢。因為這是一種為理想而存在的生命體，創作只是形式，只是一種誠實面對生命的交代與痕跡，自然得概括承受其所帶來如走鋼索般的磨難。但我相信『走過了就是我的了』」，李光裕回憶一路走來風景，二、三十歲將生活全寄託在工作時，他認為專業來自於工作態度，因此把床搬進了工作室，儘管什麼都不做，但只要看着作品，心就安定了，這種執念讓他一離開工作室就感到寂寞。直到四十多歲，當生命各個層面都遭受打擊，才懂得「放開」的道理，也漸漸明白「自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說唯透過無法預計的生命流動，才得以真正覺識。「圖的不是解決，而是接受。接受世界的轉變，接受自己的情緒、缺憾與傷口，接受在這看似危險的洪流中誕生的創造力。」

固執的成見，對李光裕來說，是限制。也正是這一通透，讓他未達七十之齡，就已憶記「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核心。所以他的作品並不光滑完美，充滿粗糙與裂痕，他說要接受自己難看的那一面，不求完美也不以自身有限經驗詮釋一切，而是結合本心與身體，在「所欲而未達」的當下實現，去享受每一人事物於瞬間所體現的質地。

當成熟的系列作品已獲得美術館典藏與藏家買單，風格的改變還有可能嗎？不一樣的作品面貌能滿足市場需求嗎？有

人會理解從完美到殘破的轉折必要嗎？李光裕曾三度問交好十幾年的友人：「我還是我嗎？」友人回答：「為所欲為吧！讓喜歡你的人自動出現！」

取徑山林

李光裕2006年辭任教職後，回工作室開墾周邊林地，從地域規劃、坡地開墾、石階鋪設、涼亭建造、作品安置到植栽選擇，一手包辦。1980年代他的雕塑主題為人與動物，1990年晚期則在量體中，將洞引入可內外穿梭、遠觀近看的兩種不同空間，實現各種場景營造的美學與意境可能，每一個看似封閉的物體內部，都存在另一個相異卻相互映照的開放世界。

崇尚自然而非人為的創作姿態，是李光裕過去為人熟知的美學基調，但作為他全新出發的「空山」個展，即便作品仍然朝向自然，卻體現「自然」的另一思維面向。

《太極》中，兩個身軀的突出面的碰觸、凹折處的未碰觸，也都是李光裕新作突破舊作的特徵：不再那麼整齊圓潤、無稜角，甚至藉著多處破裂，以及手作施壓處殘留的粗糙、未拋光、稜線、轉折等。在姿態一觸一離中，企求以完美與殘缺的落差、動勢與瞬間凝結的沉靜，透過可見姿態與痕跡想像的能動性拋出不可見的張力與量體，導引帶有強烈禪味的美學視野。

如今回望過去，他自嘲：「熱情有之，智慧不足。」更言「雕刻只是我藉以了解生命的正面性的形式」，

「在生命最為苦難與低潮時，縱然有畫廊老闆捧著大把現金邀請作品與展覽，我依然不為所動，甚至生氣地罵人，將他趕走。因為，那個人根本不明白『生命的莊嚴不容許被定義與規限』的道理，潛龍在淵所求才是快樂，是什麼都不再投射。」一如他在畫冊寫道：活到一個年紀，現在我覺得很多事情都可以過去，輕輕的這樣過去，輕輕的就好。

空山以此脈絡對應展名，李光裕認為「空」是一種態度：「本初就是空，也是色，但無論空山、色山，山還是山，是一穩定與變化並存的顯現。記得以前有老師指正了我兩點：『不要把大象變成蝴蝶』、『力量是從內部拱出來的，只能透過不斷扭轉而形成張力』，因此雕塑就

李光裕《飛來》
銅雕



拍場槌音

文：張夢薇 圖：中國嘉德香港

中國嘉德香港秋拍3.43億港元收槌

7日，經過兩天拍賣，中國嘉德香港2014秋季拍賣會成交以3.43億港元圓滿收槌。中國嘉德（香港）總裁胡妍女士表示：「中國書畫和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等嘉德強項依然保持優勢，成交額略高於春季。瓷器和玉器項目有明顯進步，成交了近億元。總體符合預期，令人欣慰。」

6日第一場拍賣專場「觀想——中國書畫四海集珍」，呈現不錯的買氣，整場拍賣持續到傍晚七點十五分結束。其中，潘天壽的《東海歸帆》以6,325,000港元高價成交；張大千的《潑彩山水》以4,370,000港元成交；徐悲鴻的《行書七言聯》以3,910,000港元成交，超出估價逾6倍；黃賓虹的《曲水之濱》2,300,000港元成交，超出估價近4倍；齊白石的《石榴》亦以2,185,000港元成交，高於估價逾2倍。

「會心——樂藝齋藏古代書畫」專場中，文徵明、祝允明的《吳山覽勝圖、中秋玩月詩》，創下該場最高成交紀錄9,027,500港元。此專場是香港嘉德拍賣首次推出的中國古代書畫專場，拍件來自北美私人藏家——樂藝齋主人韋爾夫婦，是為本次秋拍的重要看點之一。

翌日的「中國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拍賣專場中，趙無極的《5.11.93》以10,350,000港元成交；朱德群的《吸引》以8,625,000港元成交；吳大羽《采韻系列之羅浮夢响》成交價為



趙無極
5.11.93
成交價：10,350,000港元

6,555,000港元。據介紹，在吳大羽有限的遺存中，《采韻》系列最為知名，本件上拍作品《采韻系列之羅浮夢响》正是此系列作品之一。此作著錄於2003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油畫雕塑院吳大羽》等多本權威發表物中，代表了吳大羽50年代飽含激情的藝術面貌。

「觀古——瓷器珍玩工藝品」專場為本季香港嘉德的壓軸場。舉槌不久就全場爆滿，連續



清乾隆
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花卉紋龍
首耳觚一對
成交價：5,865,000港元



潘天壽
東海歸帆
成交價：6,325,000港元

不斷添加座椅。在「清雍正黃地青花纏枝花卉紋筆筒」的競投過程中，經過買家多番承價，最後此件拍品以27,600,000港元之高價成交。另外，「清乾隆仿汝釉雙耳三足魚簍尊」以13,800,000港元成交；「清乾隆銅胎畫琺瑯黃地纏枝花卉紋龍首耳觚一對」以5,865,000港元成交，高出估價逾5倍；「清乾隆墨彩山水詩文筆筒」的成交價為4,945,000港元，更超出估價逾8倍。

蘇富比書畫槌音落 大千侍女5800萬再舞輝煌

文、攝：張夢薇

秋拍中國書畫場，蘇富比的一定不能錯過，甫於7日收官的蘇富比2014秋拍中國書畫專場，最最吸睛的就是張大千的一件侍女作，這張《驚才絕艷》，經近二十幾次承價，最終以5800萬元落入買家之手。而同場的傅抱石畫作《黃山煉丹臺》，以2400萬元槌價坐鎮第二，是拍前估價六倍。該場成交總額逾4.6億港元。

《驚才絕艷》場中以2500萬元起拍，起跳後迅速加至5000萬，後升至5600萬時稍稍有所停滯，買家再加一口後最終以5800萬價格落槌。

大千此作拍前為估價待詢，尺寸為135×57.5cm，是1953年的大千畫作，曾在1956年巴黎近代美術館舉辦的「張大千畫展」中展出。1997年於上海朵雲軒秋拍舉槌，值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時，剛進入藝術品拍賣市場不久的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也受到不小的衝擊，然而這件拍品依舊以110萬元成交，為當時的藝術市場增添了一份信心。4年後，這件拍品又以200萬至300萬港元估價在香港蘇富比秋拍中出現，經過幾十個回合的競爭，最後以466.47萬港元成交，並創造了當時張大千人物繪畫的市場最高價。

去年春拍，在中國嘉德夜場，張大千的《紅拂女》以7130萬元的高價落槌，《紅拂女》是張大千創作於一九四四年，而《驚才絕艷》則創作於一九五三年，兩幅畫作均深受敦煌壁畫影響，為一稿兩本。《紅拂女》作於金箋上，而《驚才絕艷》則畫於宣紙上。《驚才絕艷》右上方題寫「驚才絕艷」此四字惟紅拂女足以當之。

預估價為600萬到800萬元的傅抱石《黃山煉丹臺》成交價2400萬元，亦作重點拍品的齊白石《旭日東昇》遭遇流拍，拍前低估價為800萬港幣，林風眠作品《山林秋色》以664萬元成交。



■張大千《驚才絕艷》5800萬落槌